

◎活力墨韵

用铁与火锻造体育辉煌瞬间

□厉柏海



我这一生,与铁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大半光阴都消磨在铁丝、铁锤与铁砧之间。在我位于杭州临平的工作室里,那些铁屑、铁锈和铁器散发出的气息,早已渗入血液,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少年时代我总喜欢用有限的材料捣鼓些新鲜玩意。1969年,我应征入伍,虽然人在军营,但是喜欢动手的习惯并没有改变。

20世纪80年代,偶然看到一部电视剧《铁画传奇》,开始对这项化腐朽为神奇的民间艺术上了心。一双粗糙的手,竟能将冷硬的金属弯折成栩栩如生的花朵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铁器亦可成为美的载体。那时候我还在部队,平时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铁画的制作工艺,后来还专程赴芜湖拜师学艺。

退役后,投身于铁艺创作。我常常整日与一块铁片较劲,却得不到想要的效果。手指被烫出水泡,虎口震裂出血,都是常事。但我从军旅中学到了坚持——正如新兵训练时匍匐前进,哪怕肘膝磨破,也要抵达终点。

铁艺画这门技艺,讲究

的是“以铁为墨,以锤为笔”。每一件作品,都要经历选材、裁剪、锻打、焊接、打磨、上色等多道工序。我尤其喜欢锻打的过程——铁片在高温下变得柔软顺从,锤子落下时发出的“叮当”声,像是金属在歌唱。

2005年11月11日,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正式发布,我突然想到,能不能用铁艺画来表现福娃的可爱形象。次日,我便找来报纸,剪下5个福娃的图案,按铁艺画的工艺绘制。经过5个小时的敲敲打打,铁艺画“晶晶”率先诞生了。我带去单位,同事们都说不错。得到认可与鼓励,我的兴致更足了。后来,耗时4个多月,敲打出一套《奥运福娃兵团》。

一时兴起的一个想法,没想到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,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,跟进报道。作品被拿到北京参加“迎奥运”中国农民艺术展,并获得精品奖,部分作品还被中国农博馆收藏。2007年8月,我被选为了2008年奥运火炬手,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,为了迎接奥运火炬传递活动,我天天晨跑8公里以上。

体育与铁艺,看似毫不相干,实则血脉相连。运动员在赛场上追求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,铁艺创作同样需要这种精神。每一次锻打都是对极限的挑战,每一次焊接都是对精确的追求。做铁艺如同练体育,没有捷径可走,唯有反复练习,才能让手艺长进。

2015年9月16日,杭州

获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举办权,成为继北京和广州之后,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。这可是家门口的体育盛事!得知这一消息后,我赶紧开始搜集亚运相关图样,再一次投入创作。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,宣传亚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,最后制作出包含历届亚运会会徽、杭州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和吉祥物、第四届残亚会会徽和吉祥物等亚运全系列铁艺画作品上百幅。

央视《中国寻根之旅》栏目来取景时,记者问我为何执着于铁艺这种“冷门”技艺。我回答,铁是世界上最诚实的材料,它不会说谎——你付出多少心血,它就呈现多少精彩。正如体育赛场,训练时的每一滴汗水,都会在比赛中得到回报。

如今,我已年过古稀,但每天仍要在工作室待上几个小时。铁砧上的锤声,是我生命中最动听的音乐;飞溅的铁花,是我眼中最绚烂的烟火。我的双手布满老茧和伤疤,但这些痕迹,都是铁艺赐予我的勋章。

有时夜深人静,我会独自欣赏那些已完成的作品。在灯光下,铁艺画会投下错综复杂的阴影,仿佛在诉说着它们自己的故事。我用铁片记录中国体育的辉煌瞬间,也用铁锤敲击出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响。这或许就是我的使命——做一名铁与火之间的歌者,用铿锵的金属之音,唱响生命。

(作者系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艺画传承人)

◎体坛妙笔

蝶恋花

□阮少华



整个下午,我坐在窗前,看一只蝴蝶如何说服一朵花,交出深藏的蜜。

它先是用翅膀,轻轻拍打未绽的瓣,像叩一扇上了锁的门。

后来它停驻,长久地展示腹部的斑纹,那些会晃动的光点。

花终于松开自己时,整座花园都听见了,那声薄薄的叹息。

风突然转向,把失踪的香气,送往去年的山坡。



◎光影瞬间

晚霞



□洪勇华